



□ 12  
1326  
28





滕文公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孟子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

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克其性爾

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

見告子盡心篇克其性即擴而克之之故孟子曰



子言毋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

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居隘於用力也新安陳氏

包後面成闕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

等三說之意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程子曰性即

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程子曰性即

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

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言凶皆先善而後

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而聞孟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是如何朱子曰孟子也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

以善處也少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

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

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

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

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

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善者以理言之稱

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

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

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

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實○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

如何曰性善之實○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

曰性善之實○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

善之實○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

實○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實○

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實○問性

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實○問性善之

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實○問性善之性與



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安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這物事。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纔識氣質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雲峯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關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禽。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物。物

欲之弊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人。實有是事。以實前而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人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事之言。不能無疑。而欲求其善。恐別有卑劣。故



孫兼子才二居  
衛蒧孟朝河下  
思曰堯舜大武  
之道可力而致  
乎子思曰彼人

也我人也極其  
言發其行夜  
思之盡行之  
法之為汲  
焉如農之赴  
時商之趨利  
思有不至者

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曰彼之如此以明言今聖惠本  
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下扶又反有他說也宋了曰當戰

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不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  
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性亦不知不復致疑於  
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  
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  
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  
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  
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  
為之不難乎○雲峯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  
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  
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  
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  
外也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間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

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闕古  
莫友

成間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  
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  
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  
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  
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  
說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以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  
前自用之間不得存留私欲之私在這裏此  
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  
工夫不然則是畫脂畫水無真實得力處○雲峯胡氏  
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  
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樂不



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悅音命篇瞑眩慎反古對亂言勝國雖

小猶足為治聲云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

聲惡而為善也朱子曰勝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

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眩之藥以除深痼

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言云飲藥而每海山

之問謂之眩眩○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

勝文之疑終以藥眩眩所以厲其志○雙峯饒氏曰前

面文公再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為堯

舜故孟子以成觀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又公又

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眩眩之說告之文公○愚按孟

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是見其有為處

○愚按孟

子之言性善始見反形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

識字如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

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曰山真氏

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

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書道

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

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常以此意類推之

○滕定公夢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

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木故大喪也事謂喪

禮

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往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



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嘗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  
服軒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聞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个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  
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樂遲者豈曾子嘗誦  
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緝也不緝  
七入曰斬衰音催緝之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軒糜也  
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

三口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  
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  
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謂衆臣妻妾疏食水飲  
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木食菜果婦人亦如之  
君大夫士一也練而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孟子曰  
食菜果祥而食肉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  
○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  
軒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本自  
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軒粥喪禮之大經也  
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  
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踈闊  
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  
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  
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  
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尚所小  
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  
流是文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  
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  
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先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勝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

長。上兄弟宗之。故勝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

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

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聲。上世以

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

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

失禮之甚者也。朱子曰。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勝猶稱

魯為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勝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

冢。宰蠶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蠶。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



不可也。求者言當責之。放也。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歆也。深墨其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必偃以上。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慶輔氏曰。當責之於己。是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意。○雙峯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

然爰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

月同盟至。同在方獄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



斷了亂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  
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  
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  
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  
此禮廢墜於是宰子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  
謂自莽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  
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凡百官諱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  
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  
以為知禮者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凡乎然文公一以  
文辭之邦猶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  
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  
雲峯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  
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  
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  
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  
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  
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  
是益可信心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輔氏曰前云使

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  
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可越國往見孟子則  
必是以禮聘孟子至  
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稂

屨其始播百穀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綯反古巧也

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  
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  
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



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普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

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

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

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孟子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為

言雖同而所取之異其說尤的當

夏官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救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

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

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

復共又稅其私田所謂助不稅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



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人凡治野夫間有遂  
池池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周禮冬官司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  
謂之洫方百里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內系地之制九夫為井間廣二尋深二田謂之澮也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此亦  
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其實徹什  
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  
九一慶源輔氏曰此文王治岐耕者九而商制不可  
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新安陳氏曰  
所居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

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必逮  
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畹畹百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畝公田十畹是為八百八十畹餘二十畹以為廬  
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  
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畹中田  
夫二百畹下田夫三百畹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  
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  
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  
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  
原陵淳鹵之地薄盡也為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  
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  
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  
徹通也均也藉借也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之類。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  
七寸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恐無是  
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問所言并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  
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  
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必盡於其細也。師其  
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統。家乃經綸之  
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  
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  
有說焉。然皆若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畝域  
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  
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  
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寢廣，周而  
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  
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揚氏云  
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  
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

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  
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嗷嗷，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野音五，禮反。從弓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曰：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  
野禮音胡，計吾計二反。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  
他代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  
之數也。稚，幼子也。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蘇氏曰：蘇氏嘗言之矣。蘇氏



氏曰。法必始於粗。終於精。苦之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當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穡之官。巡野。觀穡。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雙峯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

野

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字如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

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

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

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是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却不要細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

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

而致其仕者教之。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

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事則同也。雙峯饒氏曰：

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

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

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人

無別則相瀆，瀆便相離了。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在滕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

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

我之心，於此可見。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

做國方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

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

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

稱也。在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

故曰：子凡在喪，主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



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峯饒氏曰新其國亦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致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待也。扶夫音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

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塗封植之類。塗道塗封土堆植種木為界。此法不修則田無

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去聲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

往問。○若有仁君欲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闢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雙田制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特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也外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

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

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朱子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

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族五族為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法鄉遂之法故只得什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徒十人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周禮本而參取孟子論但不一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自賦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也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孥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

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山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峯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

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敏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心間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



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當受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為公田之制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扶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

也。或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硬局。子溫潤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呂氏曰：子張子深慨然有竟三代之治。去聲，下同。論治人先

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平聲之可

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上之病

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

之者，衆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

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去聲斂法，實

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與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

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



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考新安陳氏曰喪禮有度三者皆廢壞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脣腐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南軒張氏曰井田上疏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一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發井田開阡陌而各宜焉言則井田之廢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然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劉夢溪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塗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非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

車制一車闊六尺有餘兩傍又翼之以人古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却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闊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務斂角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



衍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

之說何耶朱子曰程子之言蓋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常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安乃欲以是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

養也惡得賢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孰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七亂以為食

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除壞怪音孟子分

別必列君子小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

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

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去衣



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醜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友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反器耜醜之屬也陶為醜

者治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屬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辯

以闢之○雲峯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

之許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陋不過欲自學舍

止也或讀屬音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

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歟路謂奔走道路

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

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



子引之也。有故曰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軒南

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無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植。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汪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閤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索。曰鈞。盤曰鬲。音津。

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索。七曰鈞。



盤八曰甬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索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滄亦疏通之意濟漂二水名決排皆去聲其壅

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誤也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云爾只是行文之失

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事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

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

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

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

五敎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

敎即所謂固有道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夫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也我

阜陶謨詞也



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物正自  
我。即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五典。  
而五者皆惇厚也。故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  
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如者來之邪者  
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冀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  
從而提撕警覺。字解振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  
失之。蓋命契之辭也。是問振德是施惠否。朱子曰。是然不  
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上  
源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求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  
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冀以行之。所以  
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覺也。此乃  
大學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  
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句是  
撥耕事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堯以不得堯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  
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輔氏曰。舉堯舜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  
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接  
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  
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  
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  
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去聲 難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

堯舜之憂民 易治也 堯舜之憂民 易治也



及亦有限已人者而難久繼已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  
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應惠  
教化無窮矣應忠此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包惠字忠字  
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  
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  
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能廣吾力之所  
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  
於無窮矣然後  
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君哉舜也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魏魏高大之

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也新安陳氏

於耕耳至此三提提耕事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  
一句不持辯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  
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嘖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  
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  
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  
中國也先過也豪傑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



俗也倍與替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

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定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害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

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無

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喪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任擔都濫也場冢上之壇場也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

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上有子問

夫子乎問鄭讀為聞喪去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

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桓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

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而得

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魯也孔子曰子將為之

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削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

夏文申之以非有以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

斯知不欲速貧也



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

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

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鴟，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

也。懲，艾音也。今按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

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

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

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

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

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



欲使市中所弼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此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

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文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割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

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此必

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

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

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

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

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

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去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托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信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鬻不貳之說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

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關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

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雲峯胡氏曰許行與民

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之說同於衆人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

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真盡言

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歆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

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

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

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之問夷子終不

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

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夷子終不

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纘夷

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

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

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

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

之天理一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言



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甫音蒲匍音蒲此女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如愛我之赤子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楚宜等施由親始則推反墨而附於儒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身竊竊取儒家立氏而依附於儒家也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新安陳氏曰理屈辭窮也孟子言人之愛其

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非謂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已子者蓋兄弟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問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踈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踈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



窮矣。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施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  
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施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  
子但責其動而不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施之所  
以卒能感動而不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施之所  
始。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孟子却不知愛無差  
等。一句乃自不是了。他所推來愛親，便是甚道理。○人  
等之句已自不是了。他所推來愛親，便是甚道理。○人  
之有愛本由親。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  
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  
之親如己之親。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  
○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問夷子學於墨  
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  
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  
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資諸人。此理  
勢之必然也。胡不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資諸人。此理  
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  
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世無  
孟子。無能因其所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  
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為仁之  
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  
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  
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  
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  
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峯饒氏曰：夷子之引若  
保赤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峯饒氏曰：夷子之引若  
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  
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  
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  
差等。○雲峯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  
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  
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一本而集註以自然  
若使釋之，然莫非自然。是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  
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  
相應。蓋凡人事之自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藟槿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內嘍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

音古音也嘍攢反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

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

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

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

反裡力知反

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

之甚矣反覆也龍龍盧紅也裡土舉音預也於是歸而

掩覆數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

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

不以薄為貴矣慶源輔氏曰此又孟子畧其遁辭而專

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

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

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曰二本薄葬之說為枉擗妄作而

不可行也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

自己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

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己蓋上世不葬其親這

掩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重自此始若以為

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道理以此

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其親厚則愛無差

等之說不致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憮音武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

孟子已教我矣

朱子曰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

蓋因其本心之明

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

去聲下同

而彼之感易

解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人之得易納約自牖之義○雲峯胡氏曰夷子之學畢非也

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足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

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